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七

元

武宗皇帝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

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耽麴蘖好妃嬪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

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

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

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眾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

歡徹爾議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晉縣今屬台州府簿胡長孺字德仲婺州永甯人藏之長

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

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摔諸地捶扑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

等與諸王和爾巴拉舊作合兒入刺今改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使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

武宗沈湎日甚在廷口不宣即蕭炳以酒沽進規亦未敢顯其病阿

寶得直臣
亦鳥足收
納誦之益

耶西僧爲藥

古所倚固

難屏除然

處之亦自

有道元代

崇奉太過

至令其位

列公卿干

預政事已

爲非體而

其徒憑借

勢力侵蝕

市肆擾害

閭閻尤爲

強悍不法

且以留守

重臣重臣

重臣重臣

者斷其手。書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爲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夏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

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廢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

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

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和錫拉。帝長子。即明宗。按和錫拉。舊作和世疎。今改。後仿此。請括河南田。詔止之。和錫拉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

瀕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噶。舊作赤馬。今改。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

田。指爲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

荒。脫從所請。爲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鄆州。本遼瀋陰縣。元升鄆州。明改爲縣。本朝省。故城在今順天府通州南。呼鷹臺在今通州故瀋縣西南。亦名瞭鷹臺。初改鷹坊爲仁虞院。秩正二品。

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爲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鄆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武宗不但
不繩之以
法方為下
斷手截舌
之令縱其
妄為紀綱
喪在乎
郭寧之辭
免平章不
過慮外廷
之議其後
而故為退
讓非果知
大義也大
司徒與平
章均為重
任豈關豎
所宜為武
宗既悅其
辭何以轉
加峻擢且
實授以丞
相之職躬
蹈漢唐批
政顛倒實
甚至邦甯
前辭後受
尤小人要
結常技周
禮乃謂書

以塔斯布哈書作答為右丞相。奇塔特伯奇書作乞台普濟為左丞相。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等毋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時淮揚旱蝗。江浙大水。詔凡發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仍令有司贖贖民所鬻子女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陰陽失序。願避賢路。帝曰。

災害有由。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西僧宣勒幹巴勒舊作教瓦為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一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于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詔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

御此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七

元武宗皇帝

二

名

名

名

法無貶詞
且以分注
備載所言
為嘉其守
芬何其膠

圖據跋尾
不敬至乘
醉而瞋目
狂言實無

奉勅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昇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三布幹鼎。舊作三布。瓦丁今改等。淮獬豹鴉鵲。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覈天下屯田。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元路地在今克雲西克騰西北。

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卒。諡忠獻。

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

國患。請撫安都幹之子庫齊。舊作欽。微今改。及處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

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庫齊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為兩淮轉運使。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尙書省不便。忤宰臣章。適而淮

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左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

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己。不可。遂止。

己酉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前秋。帝幸涼亭。元時巡幸駐蹕處有東西二涼亭。廢址在故開平城南明

置驛于此。去古北口四百六十餘里。將御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在今獨石口外上。則院牧廠。土人名額勒哲伊圖阿爾賓。

拉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辭服。遂誅之。

始親饗太廟。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饗之始。是冬以上太祖睿宗尊諡廟號及光獻莊惠皇

追還內降聖書。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聖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

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予之制可。

帝如上都。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興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

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八月。復置尙書省。以奇塔特伯奇為右丞相。托克托舊作脫為左丞相。三布斡舊作三布瓦洛實為平章政事。保巴

保八為右丞。蒙格特穆爾舊作忙哥鐵為左丞。王熊參知政事。初。帝欲復置尙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言。至

元中。阿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尙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

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雖是其言。

而仍欲行之。至是。命洛實保巴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

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尙書。其尙書省官。請以奇塔特伯奇托克托為丞相。三布斡洛實為

補子君之
甚者自宜
明正刑章
然推其悖
慢之由乃
自恃擁戴
前勞遂懷
怏怏不知
而喇本武
宗疎屬定
位之始僅
能手縛一
賊臣有何
大勳而遽
膺茅土賞
過其分轉
我怨望滋
深實由武
宗不善取
下有以饒
成之也
阿哈瑪特
虛世榮僧
格等變亂
舊章流毒
百姓雖即
于刑憲而
民之受患
已深況尙
書省之立
援法害政

覆職昭然

事敗後併

入中書得

少休息乃

言利之臣

繼起復昭

前非且以

新政舊事

分隸兩省

效尤滋甚

武宗奈何

而不加察

乎

平章保巴為右丞。王鶚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三布斡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

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于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勅。仍改

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舊作不里牙敦。今改後仿此。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

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

士約謂詹事王札勒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王札勒愧曰。實不慮及此。蘇居

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暑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

論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

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帝從洛寶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

黃金一錢。隨路立平准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始鑄錢。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

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秩從五品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盤。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

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

略無發明
此特顧忌
中涓巧爲
模稜以了
事既負詔
詢之意並
乘輔導之
方史於此
似有子詞
何耶

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尙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尙書令 初帝從奇塔特伯奇等言由尙書省任人而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勅牒宜令尙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爲軍 洛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于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于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以阿薩爾爲尙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庚戌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

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懷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卽命搜訪之得于

許昌陘山 在今許州府新鄭縣西南亦作邢山爲南北隘道山海經所云少陘之山是也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乃命以中

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翁吉喇特氏。托琳子班巴爾之女。托琳舊作脫憐班巴爾舊作迸不刺今並改。

二月。寧王庫克楚世祖第九子謀反。流于高麗。庫克楚與圖喇子喇特納錫哩。舊作阿刺納。失里今改。謀為不軌。事覺。下庫

克楚獄。軍喇特納錫哩于漠北。磔西僧德勒克。舊作德。里今改。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庫克楚。平章政事特格獨

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徹伯爾

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布斡總治百司庶務。尋加托克托太師。爵韓國公。三布斡爵楚

國公。

荆襄大水。山崩。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壞官廨民居一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汝州六安

州循州皆大水。

冬十月。詔減宮人膳。尚書省言宣徽院。元置秩正三品掌供玉食及燕享之事。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

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平南郊。先是。三布斡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圓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地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上帝。

漢文帝知張武受錢而反。賜以錢。唐太宗知長孫順德受絹而反。賜以絹。史皆謂所賂以深愧賊吏。其事已正。矧叛之。之黨法所必誅。顧可不用刑。而用賞乎。在世祖當日。積絲為幣。或者假懸賞以誘徠。若集魁。

已死兇擊
自歸與前
此武宗猶
異泥成說
乃欲激其
仇耻之心
亦味于事
也矣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薩蘭。制宜之子舊作阿兒思蘭今改後仿此阿爾薩蘭與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搆其與兄榮祖

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寃之。

城中都。在翁郭察圖之地。元特建為中都。今鑲黃等旗牧廠西北故沙城是也。土人名為察罕巴勒哈遜城。按翁郭察圖舊作旺兀察都。今改。以牛車運土。各部衛士助之。限

以來歲四月畢集。失期者罪。

辛酉四年春正月帝崩。壽三十一。國語稱曰庫魯克皇帝。庫魯克蒙古語傑出之謂。元史舊訛作曲魯。今據改。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政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

盛而遙授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變更云。

皇太子罷尙書省。誅托克托三布斡洛寶。按宰相年表洛寶時為平章政事。續編目于三年二月書以洛寶為左丞相。本紀並同。蓋當時遙授之職。以丞相仍領平章。非真相也。今

特刪其前文而附辨于此。保巴旺布。舊作旺畢。今改。流蒙古特穆爾于海南。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

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舊作朵爾只。今改。後仿此。諫曰。為政而首尙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

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特穆爾克。呼濟蘇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

改後。等。好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尙書省為行中書省。百

司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微功毒民。命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

民。

以特們德爾瑪拉噶齊之子按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瑪拉噶齊舊作木兒火赤今並改後仿此為右丞相。旺札勒李孟並平章政事。召先朝舊臣程

鵬飛等十六人。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字受孟鄆之東阿人張闔陳天祥尙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劉正郝

天挺字繼先出于都魯別族世居安肅州舊作魯魯今改董士珍蕭卿字惟斗奉元人劉敏中字瑞甫濟南章邱人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韓從益趙君信程

文海阿哈瑪特杭州路達魯噶齊此又一阿哈瑪特非世祖時奸臣十六人詣闕同議庶政。不至者五人。按元史陳天祥傳言天祥辭疾不至又劉敏中蕭卿傳俱

言于武宗朝辭歸不復起詔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

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剛哩克托都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托都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漕。歷

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都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

也。俄有詔禁作土功。托都曰。敬天莫失動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位。是為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瑄言

當御大明殿。太子悟移仗大明殿。親解所御衣及積蘇衣。元史舊作只孫興服志云一色服也按蒙古語凡物之顏色謂之積蘇只孫蓋音

譯之訛今改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真集中統至

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盜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

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布

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

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

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死。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以中統至元鈔法行之五十餘年。比因尙書省妄事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

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悉用。曾未再葺。其弊滋甚。命悉罷之。時楊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帝以八百媳婦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呼岱。此又一阿呼岱。非虞家

御史趙世延。字子敬。其先永固。特族人。居雲中。北邊祖。翰子外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至亡失

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己任。節賜與重名爵。數大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

貴戚近臣。惡其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皆無間言。時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孟請各為之限制。帝皆

從之。初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

吏弊固當
懲治然欲

律莫所以
尊師重道
廷臣中豈
無一可遣
之人何致
令官官行
事此即無
災異亦足
貽笑千古
元史以風
災紀失未
免反覺失
實至邦甯
前此諫沮
武宗傳弟
仁宗釋而
不問固見
大公然以
開府崇階
濫授刑餘
實為褻視
名器非特
矯枉過正
亦失制取
關豎之道
矣

一切剷除之則已甚矣。李孟謂賢者在激厲之最爲持平之論。仁宗乃云。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語近于偏。且因其曲爲保護。謾稱爲真長者。言則亦未當于理。察吏之濁。惟清峻固不可。以槩施而亦不可。因一言而遂爲寬貸。惜仁宗之未免及此也。內降與官最爲弊政。

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真長者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象。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帝既命李孟領國子學。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布呼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九月。遣安南國王陳益稷舊賜田。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國人所害。朝廷因遣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贖。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李孟奏。錢糧爲國之本。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幫藏見貯止十一餘萬。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

曾以文
記傳官中
亦省內降
至八百餘
人奏請停
止曾幾何
時復積至
千人次年
又有議左
右僉倅加
官之勅而
仍授榮資
仍授榮資
明宗非不
下於治體
夏太阿之
柄雖實操
之而浸無
主客此

復言祖宗立選法。明黜陟。以示激勵。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職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王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于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

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于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

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侍

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追印剋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不知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

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

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不

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

朝除夕改。啟倖長奸之弊。

冬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為平章政事。孟以請告還朝。堅求謝事。命以平章政事承旨翰林。而以樞密副

使張珪代之。時帝欲以伶人曹約爾珠舊作咬住今改為仿此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癸丑二年春正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固勒舊作禿忽魯今改為仿此為右丞相。初以平章阿薩爾為左丞相。張闕為平章政

事。事在元年五月後二年間以強奪民田為中丞楊多爾濟所劾罷至是特們德爾以病去職。以太府卿圖固勒代為右丞相。

三月立皇后。鴻吉哩氏。

警出東井。丞相圖固勒等以天象示警。奏請罷黜。帝曰。事豈關汝輩。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賁緣特旨。

濫授官爵。徵政宣徵用人多廢罪之流。內侍託為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

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從之。

夏六月。京師地震。

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河決。陳毫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皆決。漂民田廬無算。

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下詔行

之。科場每三歲一次開以皇慶三年八月為始天下郡縣與其賢能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

遺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第二場古賦詠詩章表內科一選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
出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京師大旱。疫。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禔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原逌字信甫絳州人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疎放罪囚。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

實緣以免實素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于此者哉

甲寅延祐元年春二月以趙世延參知政事。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

世延誠可用。然永固特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參知政事。

夏五月。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秋八月地震。冀寧汴梁及武安。漢縣元魏磁州今屬彰德府涉縣。晉魏元魏真定縣今亦屬彰德府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人。

九月。復以特門德爾爲右丞相。初圖固勒罷。以阿薩爾代爲右丞相。阿薩爾自言非世勲族姓。不可居右相。

因舉年們德爾自代。遂拜們德爾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至是復拜右丞相。而仍以阿薩爾爲左丞。

相。未幾李孟亦復起爲平章政事。事後三年孟罷以王毅代之。

冬十二月詔定官民車服之制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車服等第惟蒙古及集賽諸色

人不禁。然亦許服龍鳳文。

復以齊履謙注見前爲國子司業。帝初卽位。履謙與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俱在國學。教養有法。未幾。以履謙僉太史。

院事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張問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尙多欺蔽遂遣問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

十日以其所有田自實于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姦于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

其弊反有甚于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

注見前

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況江南

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賦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爲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

變生不測步國之福帝命仍遵舊制

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

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三月廷試進士

賜呼都克托哩

書作謙都查兒今改後仿此

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

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

即夕陽河在今秦安縣西秦字次日再移平地突出

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相常

字伯庸世爲末固特人居靖州

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時帝在位入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復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